

「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

● 林 焱

陳里寧和新《狂人日記》

1966年底，經過半年多的「革命造反」熱狂，中國人民終於漸漸明白了一個令他們無比驚異的事實——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標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幾乎與此同時，一個英雄的名字也傳遍了全國——陳里寧。記述這位英雄事迹的文字材料《狂人日記》風行一時，成為當時最「暢銷」的讀物。

萬字左右的新《狂人日記》表現了一個超人式英雄——陳里寧，他早就洞察到劉少奇是革命的敵人，並無畏地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起攻擊。他因而被關進監獄、關進瘋人院，受到「殘酷迫害」，但他仍然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

新《狂人日記》的形成過程與圍繞着它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典型地表現出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導性文化現象和精神景觀——全民性政治狂妄症和文革政治鬥爭的重要規律。

陳里寧生於1933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60年代初擔任湖南湘潭市政府資料員，曾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據《狂人日記》中的材料證明，陳里寧從1957年起就「害怕」劉少奇反毛澤東。此時，他還只是個二十多歲青年。在全國人民對中央領袖與領導人無比熱愛的時代，在沒有甚麼依據的情況下就「害怕」這個領袖反對那個領袖，這只能被視為精神狂想症狀。1963年4月，陳里寧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原因是他「以毛澤東思想打擊敵人」，而「敵人」是他所在機關的領導人。1963年—1964年間，陳里寧三進三出精神病院。1964年10月2日，陳里寧第三次出院後，給《湖南日報》投寄了兩封信。這兩封信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里寧還給毛澤東主席與林彪元帥投寄了信件。陳里寧給毛、林發出信件不久，就被拘捕了。這一回不是送進精神病院，而是送進監獄。

陳里寧在獄中的言行被慎重地記入檔案。監守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
1965年2月11日

犯人自言自語說：「毛主席，救救我！」

下午，犯人提出受審之後，搜出犯人用指甲在上面刻着字的肥皂，

* 此文原文較長，本刊發表時曾作刪節。

上刻着毛主席萬歲！媽，永別了！
共產黨萬歲！

1965年2月22日

犯人用草根在手紙上刺小洞，讓小洞排成字句：毛主席，永別了！我無罪，祝您萬歲！

1965年3月25日

犯人在被提審回到住室後自言自語說：我要去看天安門！我要跟着共產黨走，走毛主席的路。你們把我關在這裏，我跑也跑不了，你們把我放了吧，我死也死個光榮呀！我要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門。

1965年5月19日

犯人說：難道我相信馬克思、列寧的話我就反動嗎？我相信馬克思主義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蔣介石的雜巴教，我就反動嗎？我思想搞不通。

1965年6月22日

犯人用手紙疊了一隻鴿子，並和它說話：

「我罵了皇帝，罵皇帝是要殺頭的呀。反革命份子真厲害，想當皇帝。」

獄中的檔案，後來也成了《狂人日記》的一個重要部分。

攻擊國家主席，這已經構成特別重大的犯罪事實，引起全國最高司法機關的重視。陳里寧沒有馬上被審判，因為當局還懷疑他的行為是否屬於精神病。陳里寧被送進北京安定醫院。醫生們對陳里寧的鑒定意見也不一致，這給了陳里寧最可寶貴的一段時間。陳里寧還是不斷地寫日記。公安部門和醫院配合，誘導陳里寧作充分表現。陳里寧的病態更加嚴重，他感覺到「革命」的緊迫性和自己處境的艱難。他寫下了很多文字，而且令人驚異的是他非常熟悉革命導師的理論與言論；對他所懷疑的對象劉少奇也十分了解。陳里寧一絲不苟地把批判

劉少奇的觀點一條一條寫下來。這個精神病患者在病發期間的撰述，相當於文化大革命中全國革命人民批判劉少奇的一份提綱，全面涉及劉少奇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反動」觀點，找到了後來中央高層鬥爭中劉少奇被打成「走資派」的大部分證據。

如果沒有那場革命運動，陳里寧面臨的命運一定是被判為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份子。然而，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使他成了時代的「英雄」，成為閃耀在政治天空上的大明星。

上書中央文革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陳里寧給「中央文革」寫了多封信，其中的一封寫於1966年國慶節：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現在全國掀起了洶湧澎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這個失去自由的人，情不自禁地高興得跳起來。我雖然沒有參加運動，但我對文化大革命有關消息感到十分親切！內心裏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在北京時間內，有關當局（不明身分）曾經對我審訊了七個月，我盡可能把一切想法和問題，向政府有關當局作了徹底交代。他們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說我是反革命，階級異己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驚奇。

（信中批判劉少奇的內容略——引者註）

我對以上問題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錯了，又錯在甚麼地方？我承認我水平很低，沒有經驗，我懷疑了

一個龐然大物——劉少奇。但是矛盾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既有明顯的矛盾，我有權利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名義理解這些矛盾。頭可斷，血可流，都在所不惜。問題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死不瞑目……

最後，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內心裏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在此之前，陳里寧多次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信。這些信的內容跟他以前的信件相比，明顯地通順、有條理和富有理智了。劉少奇在政治舞台上日益失勢，這使陳里寧的「揭發批判」越來越顯得有先見之明。

這應該成為精神病學研究的一個難得的個案。當政治動亂遍及全國、所有的正常人都陷入熱狂時，這個精神病人的情緒卻穩定了下來，並趨於痊癒。後來，陳里寧被「釋放」出醫院，像英雄似地在各種大小場合露面，他的講話報告從容自如，條分理析，半點兒沒有精神病症狀。文化大革命使全國人民精神失常，卻使精神病人恢復正常！

1966年8月，在「破四舊」的狂潮中，北京安定醫院被改名「紅衛醫院」。1966年12月19日，清華大學的「紅色教師造反聯合總部」（簡稱「紅教聯」）的兩個「頭頭」陶某和朱某到紅衛醫院「串連」。紅衛醫院「紅旗戰鬥隊」的主角金醫生，聽說來了熾焰赫赫的清華大學造反派，馬上擲出自己的革命籌碼。她說，醫院裏的精神病人中有的被「走資派」迫害的英雄——這就像眾所俱知的蘇聯精神病院裏關着很多真正的革命者一樣。當天晚上，陶朱二人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的林傑。林傑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

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人看了林傑轉送的材料，甚感興趣，就委派《光明日報》的兩名記者靳某與劉某參加工作。靳某、劉某到公安部調出有關陳里寧的40次審訊的檔案材料後匯報中央文革，並對紅衛醫院造反派的人說：「你們建立了功勳！陳伯達、江青同志都知道了。」聯絡站的造反派士氣大振。他們開始到處張貼大字報與標語，要為敢於揭發劉少奇的英雄陳里寧「平反」。後來，又組織一批人直接到公安部去「造反」。

1967年1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親臨紅衛醫院，接見了醫院紅旗戰鬥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教聯、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醫院「8.18」等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代表，詢問陳里寧的情況，並審閱材料。他們沒有馬上表態，而是將材料帶回去。當天下午四點，王力、戚本禹又來到紅衛醫院，在洗衣房裏接見了「受迫害」的英雄陳里寧、王富顯、王景端、高嘉夫等四人。王力對在場的人說：「我們支持你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須徹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國有類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

活躍於文革舞台的「超人」

《光明日報》記者靳某把陳里寧從監護中「解放」出來。陳里寧穿着中央文革小組首長送的綠色軍大衣，戴着紅袖章，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

1967年1月17日，《首都紅衛兵》報用整整四個版面發表了陳里寧的英雄事迹，題為《狂人日記》。這份相當權威的報紙，在向全國披露《狂人日記》前，可以肯定已經徵得了中央文



文革期間上演的《新時代的狂人》劇照。

革首長的批准。紅衛兵小報上說，江青把這份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說「很好」。

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幾乎一夜之間「譽滿全國」。公安部迫於革命群眾的要求，給陳里寧開了「平反釋放證」；後來更礙於情勢而不得不開了「無罪釋放證」。

陳里寧被邀到處作報告。這個湘潭市的青年幹部，出現在首都的各個重要講台上。每到一處，都博得紅衛兵和造反派最熱烈的掌聲。

《狂人日記》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富浪漫色彩的人物形象。全國各地的專業藝術團體正愁着沒有合適的節目，遂而紛紛上演各種版本的《狂人日記》。北京人民藝術劇團（人藝）編演了話劇《新時代的狂人》，中央戲劇學院師生組成的「長征」戰鬥隊、「紅旗」戰鬥隊也編演了同題材的多幕話劇《敢把皇帝拉下馬》。

鄭州、杭州、重慶等等城市也都上演了《狂人日記》，一些縣級的文工團也不甘落後。同一題材的戲劇在全國各地上演，沒有統一的劇本，各個演出團體現編現演。全國一齊上演的

《新時代的狂人》，大體是活報劇——人物是一種政治力量或一種觀念的代表，激烈地宣誦着政治性的宣言。

《新時代的狂人》與其他同題材戲劇盛行於1967年3月到1967年8月。當時除了八個樣板戲之外，戲劇舞台上能上演的節目大概就只有這部高喊「打倒劉少奇」的作品了。

1967年8月初，造反派們從秘密的渠道知道毛澤東離開北京，於是發動包圍中南海，組成「揪劉火線」，要「揪出」劉少奇。這實際上是由中央文革指揮的粗暴的政治冒險行動。在「揪劉火線」的現場，多次演出了鼓舞士氣的戲劇《新時代的狂人》。這個戲成為政治鬥爭的炮彈。

病態顯露，再坐囚車

陳里寧以英雄身分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每天都要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仰慕者會面、交談。瘋狂的政治鬥爭使他的精神狀態一時亢奮得似乎「正常」起來。但畢竟他是個精神病人，在發表談話時，難免會露出病態。1967年4月，陳里寧被化名為李明，以《光明

日報》記者身分到農村去搞「調查」。此舉事實上是讓他離開狂熱的鬥爭中心，以平靜情緒。

1967年7月，戚本禹、王力的聯絡員王廣宇和傅崇蘭又把陳里寧安排到香山療養院療養，這時陳里寧的使用價值也差不多完了。

1967年7月，王力在武漢「七二〇」事件中當了大英雄，江青攬着他接受數以萬計到機場迎接的群眾的歡呼。但到8月底，以周恩來署名的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的報告得到毛澤東的批准。

紅衛醫院聯絡站的造反派得知王力、林傑垮台的消息後，頓感不安。曾經懾於中央文革威力不敢聲辯的公安部人員，此時也「造反」，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隊」，貼出大字報揭露陳里寧的罪惡滔天的反革命行徑。清華大學「紅教聯」、紅衛醫院造反聯絡站的諸頭頭針鋒相對地貼出大字報，反駁對陳里寧的批判與揭露。雙方展開拉鋸戰，誰也不甘服輸。

10月21日，以公安部長謝富治和文革小組戚本禹的名義通知對陳里寧持相反意見的兩派代表一共28人到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開會。公安部長謝富治對陳里寧作了權威的判斷：陳里寧反對劉少奇，不能成為罪名；但他也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作了許多批判與攻擊。謝富治又講到，陳里寧「反動」分量少，多半是「混亂」。這個精神病人，兩派組織沒必要為他再爭論了。精神病先治，其他問題再審查。就在這一天，陳里寧被公安部逮捕。

陳里寧糊裏糊塗地坐上警車後才有點悟覺。他拼命掙扎，高喊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他認為又是劉少

奇背着毛主席對他進行「迫害」，他準備以更頑強的姿態進行戰鬥，寫下《狂人日記》新的篇章。

並不偶然

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狂妄症瀰漫整個社會。紅衛兵和造反派往往只憑着極其表面、極其膚淺的理由，就對政界重要人物發動進攻。

以下我們來看兩個遭遇「相反」但卻非常相似的人物：一個是「炮打」陶鑄的英雄，一個是「炮打」林彪的英雄。

前者叫做陸榮根，1949年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是上海時代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1966年11月20日、12月1日，陸榮根作為紅衛兵到北京串連時，兩次在中央宣傳部貼出長達萬言的題為〈炮轟陶鑄〉的大字報。

此刻，陶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是中央的第四號人物。陸榮根當然受到眾多紅衛兵的圍攻，甚至毒打。

這兩次張貼大字報，正值當時稱為「十一月黑風」的日子——各個派別的紅衛兵由於不同的原因，幾乎向所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發起責問和挑戰，許多紅衛兵因此成為反革命份子被捕入獄。陸榮根的遭遇稍好一些，他被「革命」的紅衛兵「監護」返回上海。這種所謂的「監護」，當然包括可以想像到的折磨和虐待。因此，一個多月後的2月12日，陸榮根因「身心遭受嚴重的損害」而死。

此時，陶鑄亦一舉變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三號人物。

1967年的9月，《人民日報》公開批判陶鑄。9月10日，《人民日報》以兩大版的篇幅發表了經過整理的陸榮

根大字報，題目還是〈炮轟陶鑄〉！編者的按語盛讚：

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壯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們不僅敢想、敢說、敢闖、敢革命、敢造反，而且善於學習、善於思考、善於鬥爭，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進一步掌握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他們把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與嚴格的科學態度很好地結合起來……以摧毀性火力，向資產階級司令部發起猛烈的進攻。

陸榮根一夜之間成了名揚全國的革命英雄、小烈士（很短暫地被視為政治超人）。陸榮根炮轟陶鑄的根據是甚麼？他發現了陶鑄的甚麼罪證？在兩篇分別一萬多言的〈炮轟陶鑄〉中，他列舉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陶鑄在〈光輝的太陽〉短而又短的文章中寫道：太陽很燦爛，但「太陽本身還有黑點」。如此而已。

僅僅根據這句話，一個中學生就敢於宣布國家的第四號人物就是這個國家的敵人！他與陳里寧的精神狀態有甚麼區別嗎？

第二個例子也發生在「十一月黑風」中，即「伊林·滌西事件」，它的影響更大。

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二班的劉振忠、張立才兩位同學，以「伊林·滌西」的署名在清華大學張貼〈給林彪同志一封公開信〉。當天，這份公開信被其他紅衛兵撕毀。三天後，他們把這份公開信印成傳單到處散發。12月中旬，這兩名中學生被捕入獄。北京大學東語系喬兼武寫了贊成伊林·滌西公開信的傳單，不久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伊林·滌西的公開信被盛譽為反對林彪的「第一聲驚雷」，稱讚這兩位中學生「尖銳地批駁了林彪神化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並指出林彪的作為將使中國共產黨面臨法西斯黨的危險」。

將伊林·滌西「公開信」的內容和陸榮根大字報比較，我們卻非常容易看出其相似之處。伊林·滌西批判林彪的依據是甚麼？是林彪1966年9月18日在軍事院校的一次講話。

他們批判的第一個要點是，林彪說毛澤東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伊林·滌西反駁的論據是——斯大林說過列寧並不比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批判的第二個要點是，林彪說馬克思、列寧的書太多，離我們太遠，所以我們要用99%的時間讀毛澤東的書。反駁的論據是——毛澤東說過要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著作。

如果依據伊林·滌西所列舉的這兩條理由，就能判斷出「林彪的作為將使中國共產黨面臨法西斯黨危險」，就認為要批判並打倒林彪，那簡直是把整個國家複雜的政治運作視為兒戲。

紅衛兵「小將」不過走紅了一年多，就被打發去「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了。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明白讓他們扮演「政治超人」的戲已經落幕。

然而，全民性的政治狂妄症並沒有最後終結。對全民政治狂妄症的報復，則是延續相當長久的全民的精神災難與信仰危機。

林 焱 福建省福州人，198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職福建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副研究員。